

<<谋杀者的时代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谋杀者的时代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0053158

10位ISBN编号：7300053157

出版时间：2004-3-1

出版时间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亨利·米勒

译者：陈永国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谋杀者的时代>>

内容概要

“这种谋杀的勾当很快就会结束。诗人的声音一旦被窒息，历史便失去意义，世界末日便会像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黎明降临在人的意识上”这段文字选自著名作家亨利·米勒的代表作《谋杀者的时代》，不论是喜爱还是憎恨，它都能引发读者的极端情绪，让人欲罢不能。

<<谋杀者的时代>>

作者简介

亨利·米勒(1891-1980)，生于纽约布鲁克林，1930年迁居巴黎，1934年出版了《北回归线》，五年后又出版了《南回归线》，给欧洲文学先锋派带来了巨大的震动。1940年米勒回到美国，创作了“殉色三部曲”——《性爱之旅》、《情欲之网》和《春梦之结》，他被60年代反主流文化誉为自由和性解放的先知。

<<谋杀者的时代>>

书籍目录

总译序谋杀者的时代 前言 类似、近似、相似和反响 天使何时才能不像天使？
尾声行尸：莫里肯德 行尸：莫里肯德

<<谋杀者的时代>>

章节摘录

书摘 兰波的模仿者和背道者所没有看到的是，他在提倡实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他并非努力创建一个新的艺术学派，以便给软弱无力的语言编造者消遣解闷——他是在指出艺术和生活的统一，弥合那道鸿沟，治愈那块致命之伤。

神性的博爱，他说，就是知识的钥匙。

在《地狱里的一季》的一开始，他写道：“……另一天，我感到即将要咽下最后一口气，于是想到再去寻找通往昔日盛宴的钥匙，我或许能在那里找回我的胃口。

博爱就是那把钥匙。

”然后他又说：“这个灵感证明我一直在做梦！”这当然是地狱之梦，车那个对他来说深不可测的沉睡之中。

在沉睡期间，曾经“创造了一切节日、一切胜利、一切戏剧”的人必须要埋葬一切想像力。

自称为博学之士和天使之人，摆脱一切羁绊、一切权利之人，现在将被带回到大地上，不得不接受和拥抱严酷的现实。

零民，这是他们想让他从事的职业。

回到乡村去，他已经身无分文……那么在那些膨胀的睡梦中他曾饕餮过多少谎言？（“最终我将由于自食谎言而请求原谅。”）但是，他将请求谁的原谅呢？当然不是那些折磨他的人，不是他所抛弃的那个时代，不是想要利用他的那个老山羊一样的母亲。

那么，谁呢？我们说，是他的同事，将继续往开来、继续战斗下去的那些人。

他不是向我们，甚至不是向上帝表示歉意，而是向未来的人们，当我们全都走进辉煌的城市时那些张开臂膀欢迎他的人们。

这是“属于一个遥远的种族”的人，他忠实于他们，视其为他的真正的祖先。

他们之间只隔着时间而非血脉，这些人知道怎样在受折磨的时候放声歌唱。

他们属于精神领域，他们与他的关联不是历史上的——在法兰西的全部历史中你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先例——而是精神上的。

他生于真空之中，他跨越这个真空与他们沟通。

我们只能听到那些震颤。

我们为这种奇怪语言的声音惊诧不已。

我们对保持这种非人类虚构的那种快乐和确信一无所知。

他影响了、改变了、束缚了多少迥异的精神呀！从瓦雷里、克劳岱尔、安德烈·布勒东等在气质、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均大相径庭的人那里他获得了多少殊荣呀！他们有何共同之处呢？甚至不能考虑他的天才，因为在19岁时，他就为了神秘的目的而付出了天才。

每一种出世的举动都只能有一个目的：到达另一个层次（对于兰波是下降到另一个层次）。

只有当歌手停止唱歌之时他才能实现他的歌，而如果那是一支反抗之歌呢？如果是那样，那就意味着暴力和灾难，而灾难，如阿米埃尔所说，能导致均势的恢复。

生于平衡的标志下的兰波则以钢索杂技演员的激情选择了极端。

总是有一根看不见的魔棒，有一颗魔幻般的星宿，向你招手，然后是那古老的智慧，古老的魔力遭到破坏。

死亡和变形，是那支永恒之歌。

有些人寻求他们所直接选择的死亡，无论是形式、身体、智慧或是灵魂；另一些人则迂回接近死亡。

有些人通过从地面上消失，不留线索，不留痕迹，而使剧情恶化；另一些人使他们的生活比作为其作品的自白更鼓舞人心。

兰波悲哀地制定出他的死亡计划，他在自己的周围遍布废墟，所以每个人都能理解他那逃亡的纯粹无益。

任何地方，只要逃出这个世界！这是那些再也看不到生活的意义之人发出的呼喊。

兰波孩提时就发现了真正的世界；在年轻时力图赞扬这个世界；在成年时背叛了这个世界。

<<谋杀者的时代>>

禁止接近爱的世界，他的所有天赋都是枉然。

他的地狱并非很深，他在前庭烤炙。

这是太短暂的一个时期，我们知道这个季节太短，因为他的余生成了炼狱。

他是不是没有游到深水？我们不得而知。

我们只知道他放弃了财宝——仿佛它成了负担。

但是使他遭受折磨的罪过感是无人能逃脱得掉的，甚至那些生于光明之中的人。

他的失败令人惊叹，尽管这失败带他走向胜利。

但是胜利的并不是兰波，而是他内心的那股无法抑压的精神，如维克多·雨果所说：“天使是语言中永远不会陈旧的惟一个词。

” “创造始于与上帝的痛苦分离，这最终将是一种独立意志的创造，它会以高于创造过程初始的一种统一战胜那分离。

” 在19岁时，即在他生命的正中期，兰波丢掉了那鬼魂。

“在那些被破坏的梦中，他的缪斯死在他身边。

”一位传记家这样说。

然而，他是个奇才，在三年之内就仿佛穷尽了整个艺术的周期。

“仿佛他体内含有全部的艺术生涯。

”雅各·里维埃说。

马休·约瑟夫森认为这种说法尚不全面，他又说：“自兰波以来的文学的确在极力遏制他。

”为什么呢？如后者所说，因为“他把诗歌变得太危险了”。

在《地狱里的一季》中，兰波本人宣告他“变成了一出传奇歌剧”。

是歌剧也好，不是歌剧也好，他的确是传奇人物。

而惊人的是，他生活的一面和另一面都具有相同的传奇色彩。

梦幻者和行动者，他二者兼具。

这好比是集波拿巴与莎士比亚于一身的一个人物。

现在来听听自己身是如何的说法吧……“我看到一切生灵都注定为幸福所吸引：行动不是生活，而是消耗力量、丧失体力的一种方法。

”然后，仿佛是为了证明这一点，他便投身于大旋涡之中。

他一次又一次地步行遍游欧洲，乘一只又一只小船赴外国港口，回国时要么病魔缠身，要么身无分文。

他做过一千零一件工作，学过十几种语言，而应付的并不是语言，而是咖啡、香料、象牙、皮毛、金子、火枪、奴隶、冒险、探险和研究，与每一种人、每一个种族和民族的交往，不断地工作、工作、工作，而这又是他所厌烦的。

而最重要的是厌倦！永远的厌倦！不可救药的厌倦！啊，多么活跃！多么丰富的经验！和那莫大的空虚！他给母亲的信是一篇哀诉，有责怪，有反诉，有哀鸣，也有乞求和祈祷。

痛苦的人！受诅咒的人！最后他变成了“伟大的病人”。

这种逃亡，这种无休止的哀号，这种加诸自身的折磨，意义何在？行动不是生活，这话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？生活又在哪里？哪个是真正的现实？当然不是这种劳作流浪的严酷现实，不是这种肮脏的财产争夺。

在写于忧郁的伦敦的《灵光集》中，他宣称：“我真的失败惨重，且无佣金！”这出自诗人之口，现在他领会了这番话的现实。

如他所说，找到了颇似爱之键的音乐家又丢掉了那只键。

他丢掉了键，也丢掉了乐器。

由于关闭了所有的门，甚至友谊之门，由于烧毁了自己身后的一切桥梁，他将永不涉足爱的领域，剩下的只有在那棵被埋葬的善恶之树的阴影下的伟大孤独，在他的《狂热的日问戏》中发生了那怀旧的一幕——“为了恢复我们非常纯洁的爱”。

他需要以自由为形式的解脱，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解脱只能通过投降、通过接受来获得。

他的老师波德莱尔说：“不接受生活现状的人出卖灵魂。”

<<谋杀者的时代>>

”对于兰波，创造和经验实际是同时性的；他需要的只是最小限度的经验以创造音乐。

作为年轻的奇才，他与其说是文学家，毋宁说是音乐家或数学家。

他与生俱有一种超感觉的记忆力。

他并非通过辛勤劳作而赢得创造的，它就在那里，随时可取，等待着在与严酷的现实第一次接触时迸发出来。

那是他必须培养的忧伤，而不是大师的精湛技巧。

如我们所知，他不必等待太久。

他生来是一粒种子，终生是一粒种子。

这就是包围着他的漫漫黑夜的意义所在。

他内心里存有一线光明，一线流浪无住的光明，但这光明要等到他死后才发出光来。

他来自坟墓的彼岸，属于一个遥远的种族，带来一种新的精神和一种新的意识。

他不是说——“说我思考是错误的，应该说人们思考我”吗？……

<<谋杀者的时代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前言10月刚好是兰波出生100周年，法国举行了隆重的百年诞辰庆典。

世界各地的著名作家应邀朝觐兰波的出生地查尔威尔。

这是一次民族性的庆祝活动，而兰波则可能在他的坟墓里狠狠地赚了一笔。

白兰波去世后，他的作品大量被译成多种文字，其中有土耳其语和孟加拉语。

无论在哪里，只要对诗歌和激动人心的冒险还有那么一点情分的话，兰波的名字就会被人们所传颂。

近年来，“兰波族”的壮大已令人惊诧，有关他的生平和创作的文献也增长迅猛。

现代诗人中能受如此青睐和重视者，也只有兰波一人了。

除《地狱里的一季》和《灵光集》外，译成我们语言的兰波的诗为数甚少，然而，就连这些少得可怜的翻译也不可避免地引来了汗牛充栋般的解释。

不管他的诗风格和思想多么深不可测，兰波并不是不可译的，但要公正地对待他的作品却是另一回事。

在讲英语的人中，我们还没有人能像波德莱尔翻译艾伦·兰波的诗，或奈尔瓦尔翻译《浮士德》，或莫莱尔和拉尔波翻译《尤利西斯》那样翻译兰波的诗。

应该阐明，这本小小的研究是于10年前写成的，是要翻译《地狱里的一季》而未能如愿的结果。

我仍然耿耿于怀，要用最近似于兰波本人的“黑鬼”语写成这本小书。

《真正的布鲁斯》的作者们或像巴克莱伯爵这样的人，都比崇拜和模仿兰波的人更接近于兰波，尽管他们本人也许还未意识到这一点。

人们刚刚认识到兰波对语言的(不仅仅是对诗歌的)贡献。

我感到读者似乎比作家更深刻地理解到这一点，至少在我们的国家是如此。

法国的所有现代诗人几乎都受过他的影响，你的确可以说当代法国诗歌完全归功于兰波。

迄今为止，无论在勇气还是在技巧发明方面，还没有人能超过他。

在活着的诗人中，只有圣约翰·帕斯的诗能使我感到接近兰波诗中的那种快感和兴奋。

(颇为奇怪的是，大瑟尔的休·契斯霍尔姆却把他的《风》译了过来) 这里重印的正文有两部分原发表于《新方向》的第9卷和第11卷。

此后，曾以法文和德文在瑞士发表，这是与兰波的天才瓜葛最少的一个国家。

这次重印我颠倒了这两部分的顺序。

也许我应该告诉读者，我原打算再写两部分，但打消了那个念头。

我由衷地感到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这位传奇人物。

(对在100年前的同年1月份自杀的另一位非凡的法国诗人也同样如此，他就是杰拉尔·德·奈尔瓦尔) 诗人的生存从来也未像现在这样受到威胁。

美国诗人的确处于完全灭绝的危险之中。

听到狄兰·托马斯英年早逝的消息后，肯尼思·莱克斯罗思匆忙中写出了《你将不杀戮》的悼文。

此文写于十分激动的时刻，并未有发表的打算，却也迅速流传开来，被译成多种文字。

如果对我们的社会为诗人所保留的命运尚存疑难的话，那就读一读写给曾写出《作为年轻的狗的艺术
家肖像》的威尔士诗人的这篇悼文吧。

.....

<<谋杀者的时代>>

编辑推荐

“这种谋杀的勾当很快就会结束。诗人的声音一旦被窒息，历史便失去意义，世界末日便会像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黎明降临在人的意识上”这段文字选自著名作家亨利·米勒的代表作《谋杀者的时代》，不论是喜爱还是憎恨，它都能引发读者的极端情绪，让人欲罢不能。

<<谋杀者的时代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